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匈〕卢卡奇 著 〔德〕本泽勒 编

白锡堃 张西平 李秋零等 译

白锡堃 校

# 关于社会存在的 本体论·下卷——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 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新登字010号

GEORG LUKÁCS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Herausgegeben von Franke Benseler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 Co KG  
1984 by Hermann

---

本书据赫尔曼·路希特汉特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夏树人  
封面设计 王晓璐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匈〕卢卡奇著〔德〕本泽勒编 白锡璜、张西平、  
李秋零等译、白锡璜校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625 插页4 字数685千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2186-8/B·56

定价：13.45元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 崇 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2198/02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致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

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

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

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 下卷 目录

## 下卷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徐崇温  
中译本序言

<b>第一章 劳动</b> .....	( 1 )
第一节 作为目的论设定的劳动 .....	( 5 )
第二节 作为社会实践模式的劳动 .....	( 50 )
第三节 劳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及其结果 .....	(102)
<b>第二章 再生产</b> .....	(140)
第一节 再生产的若干一般问题 .....	(140)
第二节 由诸多(局部)整体构成的整体 .....	(187)
第三节 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问题 .....	(246)
第四节 人在社会中的再生产 .....	(275)
第五节 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再生产 .....	(303)
<b>第三章 观念的东西与意识形态</b> .....	(361)
第一节 经济中的观念因素 .....	(361)
第二节 观念因素本体论 .....	(411)
第三节 意识形态问题 .....	(486)

<b>第四章 异化</b> .....	(614)
<b>第一节 异化的一般本体论特征</b> .....	(614)
<b>第二节 异化的意识形态方面 作为异化的宗教</b> .....	(680)
<b>第三节 异化的客观基础及其扬弃 当前的异化形式</b> .....	(811)
<b>译者后记</b> .....	(908)
<b>附录一 名词对照表</b> .....	(909)
<b>附录二 人名对照表</b> .....	(920)

# 第一章 劳动

要想从本体论上阐明社会存在的诸多特殊范畴，阐明它们是如何从早先的存在形式中产生的，阐明它们是如何与这些形式相联系并以这些形式为基础的，阐明它们与这些存在形式的区别，那就非得从分析劳动开始不可。当然，我们决不能忘记，每一水平的存在——无论就其总体上还是就其局部而言——都具有一种整体特征，这就是说，即便是一定水平的存在的那些最核心和最具决定性的范畴，我们也只有从该存在的总体性质当中才能相应地理解之。即便是对社会存在所作的最肤浅的考察，就足以揭示诸如劳动、语言、分工和合作等关键范畴之间的无法解除的错综联系，就足以揭示意识与现实之间以及意识与自身之间的新的联系。其中任何一个范畴也不可能在孤立的考察中得到相应的把握；譬如请大家想想实证主义者所“发明”的那种技术的拜物教，它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布哈林）曾有过很深的影响，它至今仍在起着不小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及于那些盲目美化这种当前广有影响的无所不在的控制的人，而且也及于那些抽象地从伦理上反对这种控制的教条主义者。

因此，为了澄清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马克思的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上去，即首先通过分析的方法把这个新的存在整体加以分解，以便能够在这样地获得的基础上再返回到（或者深入到）这个社会存在整体中去。这种社会存在不仅被理解为给定的因而是纯粹摆在

那里的，而且还是从它的现实的总体性上被这样理解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样已经考察过的各种存在类型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方法论上的帮助。当代的科学通过揭示某些非常低级的整体（它们当中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了有机物的基本特征）是如何能够在一定条件（大气、气压等等）下产生的，从而开始具体地发现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形成过程的踪迹。当然，在今天这样的具体条件下，这些非常低级的整体已经不能存在了，我们只有在实验中造出它们，才能揭示它们。生物进化学说告诉我们，特殊的有机的再生产范畴是如何逐渐地、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并且是在经过许多死胡同之后才在有机体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例如，植物是在与无机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完成它们的全部再生产的（当然，这是就规律而言，例外情况在这里并不起重要作用），就很能说明问题。只是在动物界，这种物质交换才纯粹是或至少主要是在物的领域里进行的；而且即便是那些必要的无机材料，也只有通过这样的中介作用才能被动物加工。进化道路乃是某一生命领域的诸多特殊范畴支配那些以无法扬弃的方式从某一较低的存在领域中获得自己的实存和有效性的诸多特殊范畴的道路。

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有机界就在起着这样的作用（当然，通过有机界的中介作用，无机界也在起着这样的作用）。我们在另一些关联中，已经阐述了那种被马克思称为“自然限制的退却”的社会发展趋势。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追溯主要是有机界在社会性方面的种种过渡阶段。正是因为社会存在的历史特征具有很强的不可逆转性，所以这样一种过渡阶段的此时此地的社会存在是无法通过实验来加以再现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关于从有机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的任何直接的和确切的知识。我们最多只能得到一种“事

后”认识，即运用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提供了猿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也就是说，根据较高级的阶段，根据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从思维上——再现较低级的阶段。譬如考古学的发掘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社会方面(例如工具等等)揭示了这种过渡的各种不同的阶段，从而可以使我们获得尽可能近乎正确的认识。然而这种飞跃毕竟是一种飞跃，因而它归根结底只有通过上述思维实验才能在概念上说清楚。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所讨论的乃是从某一水平的存在向另一不同质的水平的存在的——在本体论上必要的——飞跃式的过渡。第一代达尔文主义者希望找到人与动物之间“失缺的一环”，这必然是徒劳的，因为生物学上的特征只能说明其间的诸多过渡阶段，却决不能说明这种飞跃本身。但我们还曾指出，即便人们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心理和生理差异作了极其确切的描述，然而只要人们不能解释人的这些特性是如何从他的社会存在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类描述就必然始终忽略了这一飞跃（以及它在其中实现的那个现实过程）的本体论事实。同样，人们通过用对高等动物(首先是猿猴)所作的心理学实验，也无法澄清这些新的关联的本质。在这种试验中，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动物的生存条件的人为性。首先，它们的生存(寻找食物、危险)中的那种自然的不安全性被排除了；其次，它们所使用的工具不是自己制造的，而是由实验者制造和分类的，等等。相反，人类劳动的本质却在于：首先，劳动是在人的生存斗争中产生的；其次，所有的劳动发展阶段都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以特别的批判的态度，考察人与动物之间的某些被大大夸张的相似性。这里唯一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方面，倒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等动物的行为所显示出的那种极大的灵活性；使得从事劳动这一飞跃得以在现

实中实现的那种灵活性，当是这方面的一个特殊的、在质的方面更加发展了的极端事例；在这方面，现存的那些动物物种显然处在一种很低级的阶段上，根本不可能过渡到进行真正的劳动。

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乃是作为存在形式的具体的社会性整体，所以提出下列问题是正当的：我们为什么恰恰把劳动从这个整体中提取出来并且让它在这一过程中以及对人类形成过程的飞跃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从本体论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乍看起来显得要简单些。这是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存在形式的所有其他范畴均已是纯社会性的了；它们的属性和作用样式只有在业已形成的社会存在中才会发展，无论它们的表现方式尚属多么原始，但它们毕竟是以业已完成的飞跃为前提的。就其本体论的本质来说，只有劳动才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特征。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里的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工具、原料、劳动对象等等）也包括有机界，当然，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这种相互关系同样能以上述顺序表现出来，尤其能够标志出发生在劳动着的人的身上的从纯生物性的存在到社会性的存在的过渡。因此，马克思说得好：“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sup>①</sup> 人们在对形成过程进行这样一种考察时，不要把“使用价值”这个词当作一个过分的经济学的术语并对它产生反感。因为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进入某种反思关系之前（而这只能在相对来说已经是很高级的阶段才能发生），使用价值无非只表示人能够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自身存在的再生产中有益地加以使用的某种劳动。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社会存在新本质的所有规定性，都总括地包含在劳动之中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劳动当作一种原始现象，当作社会存在模式加以考察；澄清这些规定性就会使我们获得关于社会存在基本特征的清楚图象，所以从分析劳动开始，在方法论上显得是有利的。

但人们还必须始终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对这里所设想的这种劳动所作的这种孤立的考察，我们就完成了一种抽象；社会性、最初的分工、语言等等，虽然是从劳动中产生的，但它们不是依照可以明白确定的时间顺序，而是从根本上说是同时产生的。所以，我们这里所完成的抽象乃是一种特殊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它与我们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思维结构时详细讨论过的那些抽象具有类似的性质。在本书第二章中研究社会存在的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就会第一次解开这种抽象。因此，就像在马克思那里一样，这种形式的抽象并不意味着让所有这类问题统统——当然是暂时地——消失，而是仅仅意味着，在这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边缘上，只是在视野中出现，只有当我们的考察到了展开的阶段时，我们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具体的和全面的考察。目前，只是由于这些问题直接同——抽象地理解的——劳动相关联着并且是它的直接的本体论结果，所以它们才表现出来。

## 第一节 作为目的论设定的劳动

把劳动置于人的形成过程的中心，这是恩格斯的功绩。恩格斯还考察了劳动在从动物到人的这种飞跃中所起的新作用的生物学前提。恩格斯从手的生活功能在猿类那里就已发生的分

化中发现了这些前提。他这样写道：“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像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sup>①</sup>但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尽管对人手的职能来说，这些职能尚属准备阶段，但这毕竟已是一种飞跃，它已不再仅仅是发生在有机界内部的飞跃，而是意味着对有机界的一种原则上的、质的、本体论上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谈到猿类和人类的手时这样写道：“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sup>②</sup>恩格斯同时强调了实现这一过渡的极其漫长的过程；虽然漫长，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飞跃特征。在谨慎而正确地考察本体论问题时必须始终记住，每一飞跃都意味着在存在中发生了某种质的和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始阶段虽然包含了后来的、较高级的阶段的某些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但后来的阶段却不可能依照简单的直线的连续性从前一阶段发展而来。构成这种飞跃的本质，乃是正常的发展连续性的中断，而不是新存在形式在时间上的突然的或者逐渐的产生。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劳动中的这种飞跃的核心问题。这里只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此直接从劳动中推导出社会性和语言，这是对的。根据我们的安排，这些是我们在后面才能研讨的问题。这里只能简略地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动物社会（包括动物界的“分工”）乃是依照生物学而确定的分化，这在“蜜蜂王国”中看得最清楚。因此，无论这种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它自

---

<sup>①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0页。



身不再具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它无非只是某一种动物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特殊的适应方式；这样形成的“分工”运转得越完美，它越是具有牢固的生物学的基础，就越是不具有上述可能性。相反，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类社会中的劳动所形成的分工却在创造着自己特有的再生产条件，而且在这当中，一定的现有的东西的简单再生产只是典型的扩大再生产中的一种次要情况。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发展中会出现死胡同；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由这种社会的成员的生物学性质决定的。

马克思在谈到已经变得同人相符合的劳动的本质时这样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①</sup>这段话清楚地道出了劳动这个本体论上的核心范畴。物质存在领域中的某种目的论设定作为某种新的对象性的产生是通过劳动而实现的。在劳动中，目的论设定——尽管通过诸多广泛的中介作用——归根到底总是物质地实现的，于是，劳动就成了每一社会实践的模式。当然，正像我们将继续看到的那样，人们不应公式化地过分夸大劳动对于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所具有的模式特征；恰恰是对劳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